



前漢書卷三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

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季布欒布田叔傳第七

季布楚人也為任俠有名

應劭曰任謂有堅完可任託以事也如淳曰相與信為任

同是非為俠師古曰任謂任使其氣力俠之言挾也以權力挾輔人也任音人禁反俠音下賴反○宋祁曰俠

疑作挾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師古曰窘音求閔反項籍滅

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

師古曰舍止匿隱也布匿濮

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

師古曰迹謂尋其蹤迹也

能聽臣臣敢進計即否願先自剄布許之廼髡鉗布衣

褐師古曰衣著之也置廣柳車中服虔曰東郡謂廣轍

作大柳衣車若周禮喪車也李奇曰廣柳大隆穹也晉

灼曰周禮說衣娶柳柳聚也衆飾之所聚也此為載以

喪車欲人不知也師古曰晉鄭二說是也隆并與其家

穹所謂車牽者耳非此之謂也牽音扶晚反

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師古曰朱家魯人見游俠傳朱家心知

其季布也買置田舍乃之雒陽見汝陰侯滕公師古曰夏侯嬰

也本為滕令說曰季布何罪臣各為其主用職耳師古曰遂號為滕公

常也言此乃常道也項氏臣豈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

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漢求

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

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師古曰子胥伍員也荆即楚也子胥之父伍奢

為平王所殺子胥奔吳教吳伐楚平王已卒其後吳師入郢子胥掘平王之墓取屍鞭之三百也○宋祁曰荆平字下當有王字又浙本忌字作亡君何不從容為上言之師古曰從音千容反滕

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布匿其所乃許諾侍閒果言如朱

家指

師古曰侍侍於天子閒謂事務之際○宋祁曰注末當添也字

上乃赦布當是時

諸公皆多布能摧剛為柔

師古曰多猶重也

朱家亦以此名聞

當世布召見謝拜郎中

○宋祁曰浙本拜字下有為字

孝惠時為中郎

將軍于嘗為書嫚呂太后

師古曰嫚謂辭語褻污也讀與慢同

太后怒召

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

諸將皆阿呂太后

師古曰阿曲也曲從其意

以噲言為然布曰樊噲

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

中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謾

師古曰謾欺誑也音嫚又

音莫連反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

師古曰痍傷也瘳差也痍

音夷瘳音丑留反

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

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

其賢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難近

應劭曰使酒酣

酒也師古曰言因酒霑洽而使氣也近謂附近天子為大臣也○宋祁本云一本又言字上有八字

至留

邸一月

師古曰邸諸郡朝宿之舍在京師也

見罷

師古曰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劉攽曰見罷

猶言見逐見棄耳非引見也

布進曰臣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

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師古曰謂妄言其賢故云欺也

今臣至無所受

事

○宋祁曰一罷本無受字

去此人必有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

譽召臣一人毀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者聞之有以窺陛

下

師古曰窺見陛下淺深也

上默然慙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

耳布之官辯士曹邱生數招權顧金錢

孟康曰招求也以金錢事權貴

而求得其形執以自炫耀也李奇曰持權屬以請人顧以金錢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言招求貴人威權因以請託故得他人顧金錢也。劉攽曰招權謂作爲形勢招權歸己也顧金錢者謂志在金錢也顧猶念也

事貴人趙談等

李奇曰宦者趙談也。宋祁曰越本談作同。

與竇長君善

服虔

曰景帝舅

布聞寄書諫長君曰吾聞曹邱生非長者勿與通

及曹邱生歸欲得書詣布

師古曰欲得竇長君書與布爲己紹介也

竇長君

曰季將軍不說足下

師古曰說讀曰悅

足下無往固請書遂行

使人先發書

師古曰書於布

使人先致

布果大怒待曹邱曹邱

至則揖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不如得季布諾

師古曰諺

傳也

足下何以得此聲梁楚之間哉且僕與足下俱楚人

使僕游揚足下名於天下顧不美乎

師古曰顧念也

何足下距

僕之深也布乃大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引入留數月爲上客厚

送之布名所以益聞者曹邱揚之也布弟季心氣蓋關

中遇人恭謹爲任俠方數千里士爭爲死嘗殺人亡吳

從爰綵匿長事爰綵

師古曰綵爰蓋字言以兄長之禮事也○宋祁云浙本注文也字作

之

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爲中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

中尉郅

都不敢加少年多時時竊借其名以行

師古曰詐自稱爲心之賓客徒

黨也

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聞關中布母弟丁公

晉灼曰楚

漢春秋云薛人名固師古曰此母弟為同母異父之弟。宋祁云浙本注文無之字有也字。為項羽

將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漢王急顧謂丁公曰兩賢

豈相厄哉

孟康曰丁公及彭城賴齮追上故曰兩賢也師古曰孟說非也兩賢高祖自謂并謂固耳

言吾與固俱是賢豈相厄困也故固感此言而止也雖與賴齮俱追而高祖獨與固言耳丁公引兵

而還及項王滅丁公謁見高祖以丁公徇軍中

師古曰徇行示

也音辭俊反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也遂

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傲丁公也

樂布梁人也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師古曰家人猶言編戶之人也

窮困賣庸於齊為酒家保

孟康曰酒家作保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師古曰謂庸

作受顧也為保謂保可任使數歲別去而布為人所略賣為奴於燕

為其主家報仇服虔曰為買者報仇也燕將臧荼舉以為都尉荼

為燕王布為將及荼反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乃

言上請贖布為梁大夫使於齊未反師古曰漢召彭越反還也

責以謀反夷三族梟首雒陽下詔有收視者輒捕之布

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以聞上召布罵曰若

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祠而哭之與反明矣師古

日若趣亨之師古曰趣讀汝也方提趨湯師古曰提舉也舉而欲投之於湯也

趣讀日趣趣嚮也顧曰願一言而死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困

彭城敗滎陽成皋閒項王所以不能遂西徒以彭王居

梁地師古曰徒但也與漢合從苦楚也師古曰從音子容反當是之時彭

土壹顧與楚則漢破與漢則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王

項氏不亡

師古曰微無也

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之欲傳之

萬世

○宋祁曰封之之字誤可刪添亦字

今漢壹徵兵於梁

○宋祁曰越本作今帝徵

兵於梁浙本從今

彭王病不行而疑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細

誅之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死臣生不如死

請就亨上乃釋布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至將軍布

稱曰窮困不能辱身非人也富貴不能快意非賢也於

是嘗有德厚報之有怨必以法滅之吳楚反時以功封

為酈侯

蘇林曰酈音輸清河縣也

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立社號

曰欒公社布薨子賁嗣侯

師古曰賁音奔

孝武時坐為太常犧

牲不如令國除

田叔趙陘城人也

蘇林曰陘音刑

其先齊田氏也叔好劍學黃

老術於樂鉅公

師古曰姓樂名鉅也公者老人之稱也

為人廉直喜任俠

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

游諸公

師古曰諸公皆長者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

言之趙王張敖以為郎中數歲趙王賢之未及遷會趙

午貫高等謀弑上事發覺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

趙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十餘人赭衣自髡

鉗隨王至長安趙王敖事白得出

師古曰白明也

廢王為宣平

侯

○宋祁云一本無王字

乃進言叔等十人上召見與語漢廷臣

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材不勝○宋祁云漸本注文作材能不勝之也

上說

師古曰說

讀曰悅也○宋祁云刪也字

盡拜爲郡守諸侯相叔爲漢中守十餘

年孝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嘗一入孟舒不能堅守無故士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白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爲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師古曰罷讀爲疲下亦同而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

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毆之哉

師古曰毆與驅同言不毆之令戰也

毆字從支支音普木反○宋祁曰豈毆之哉之下當有戰字

是乃孟舒所以爲長者

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爲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

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漢議臣爰盎景帝召叔案梁具得

其事還報上曰梁有之乎對曰有之事安在

師古曰索其狀也

叔曰上無以梁事爲問也

師古曰言不須更論之也

今梁王不伏誅

是廢漢法也如其伏誅太后食不甘味卧不安席此憂

在陛下於是上大賢之以爲魯相相初至官民以王取

其財物自言者百餘人叔取其渠率二十人笞怒之

師古

曰渠大也

曰王非汝主邪何敢自言主魯王聞之大慚發中

府錢使相償之

師古曰中府之財物藏也

王相曰王自使人償之不

爾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

師古曰不爾是則王為惡

魯王好獵相常

從入苑中王輒休相就館相常暴坐苑外

師古曰於外自暴露而坐

終不休曰吾王暴露獨何為舍王以故不大出遊數年

以官卒魯以白金祠少子仁不受曰義不傷先人名仁

以壯勇為衛將軍舍人

張晏曰衛青也

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

言仁為郎中至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後使刺三河還

如淳曰為刺史於三河郡三河謂河南河內河東也

奏事稱意拜為京輔都尉月

餘遷司直數歲戾太子舉兵仁部閉城門令太子得亡

坐縱反者族

師古曰遣仁掌閉城門乃令太子得出故云縱反也

贊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名楚身履軍舉旗者

數矣

鄧展曰履軍戰勝蹈履之李奇曰舉拔也孟康曰舉斬取也師古曰謂勝敵拔取旗也鄧李二說皆是舉音騫今流俗書本改履謂屢而加典字云可謂壯

身屢典軍非也○宋祁曰注文謂屢當作爲屢可謂壯

士及至困厄奴僇苟活而不變何也

師古曰僇謂髡鉗爲奴而賣

之也彼自負其材受辱不差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

終爲漢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槩而自殺

非能勇也

師古曰感槩謂感念局狹爲小節槩音工

其畫無俚之至耳

張晏

曰言其計畫道理無所至故自殺耳蘇林曰俚賴也言其計畫無所成賴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慎曰

賴也此爲其計畫無所聊賴至樂布哭彭越田叔隨張

敖赴死如歸彼誠知所處

死如清曰太史公曰非難處死者難也雖古烈

士何以加哉

前漢書卷三十七

一